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

第五十一回 眾公卿四上陳情表 小英雄三鬧太平莊

（耍孩兒）： 邈唐虞，遠夏殷，離宗周，入暴秦，爭雄七國相兼併。文章兩漢空陳跡，金粉南朝總廢塵。李唐趙宋慌忙盡，最可歎龍蟠虎踞，盡消磨燕子春燈。

話說那番臣奏道：「我王興兵，皆因西羌王送書來挑唆，才有這一番風浪。如今羌王坐觀成敗，並不一助，誠為可恨。目今奇投降、祖雄被殺，雲太師長驅大進，勢不可當。依臣愚見，不如將羌王送來的金珠寶貝、彩緞金銀、書信等件，都送與雲太師求和，令他領兵西去，方可免目前之急。」番王道：「誰人敢去？」啞哩仙道：「臣願去。」番王大喜，將那些金銀寶玩裝了四車，又自己備了四車金銀彩緞貂裘等件，差啞哩仙帶了書子表文，來到太師軍前。

通了信。有小軍引啞哩仙入中軍。參見了太師，說了情由，呈上書信表文、金銀寶玩等物。太師看了表文，道：「行兵大事，乃自己做主，豈有聽人挑唆之理？但汝主既來求和，老夫無有不依。只是老夫身為人臣，斷無受私之理，汝可將貢物表文裝載上車，差一親王寫表稱臣，朝我天子便了。」正是：心能貫赤日，氣可蓋青雲。

啞哩仙道：「謹依太師鈞旨。但所獻金銀求太師晒存，天子貢物，寡君自然另備。」太師道：「既蒙厚意，候老夫奏過天子，分賞三軍，以廣你主君之惠便了。」太師留番臣歡宴，暗示軍威。那啞哩仙往帳下一著，只見明盔亮甲，好不威嚴，一個個金冠繡襖、銀鎧珠纓。忽見得：有詩為證：

丞相軍威鎮總戎，熊幃虎帳座生風。
一聲號令驚神鬼，勛業堪與周召同。

話說啞哩仙看了太師的軍威，暗暗吃驚道：「怪不得我邦失利，果然利害！」飲過宴，辭了太師回朝。將太師的話奏與梁王。梁王只得又備八車金銀貢物，寫了表文，差了御弟耶律珠、軍師啞哩仙來到太師行營。見過了禮，呈上貢物表章。太師一一看過，交與軍政司收了。

太師養軍三日，然後放炮起行，一路上好不風光。回到北狼關，將所得的錢糧一一查點，裝了有二□餘車，所收的降將都帶回京，留陳玉守關。其餘諸將都帶回京討封。三軍起行，正是小陽月的天氣，正好行程。一路上逢州過縣，自有地方官迎送。三軍歡舞，士馬奔騰，軍民百姓秋毫無犯，所過之處無不歡騰。正是：軍敲得勝鼓，民唱太平歌。

話說雲太師率領三軍在路行程，渡水登山，非止一日。那日到了京師地界，離城五□里，早有報馬報入京城。九門提督忙奏與天子。天子大喜，即降旨命左賢王率領文武百官出城迎接三□里。左賢王領旨，不敢怠慢，即刻傳齊六部九卿、王親國戚，擺了半朝鑾駕，迎出城來。那些文武百官、軍民百姓，聽得雲太師和雁都統、鍾御史奏凱回朝，無不歡喜。只有刁國舅和張賓二人，唬得寢食不安，□分憂慮，沒奈何，只得隨班行禮，跟著大眾出城迎接。

到了太師行營，一齊下馬稟見。太師忙命開炮開營，率領眾將披掛整齊。接旨已畢，然後同眾人見禮。左賢王道：「孤在朝聞得太師經綸妙用，兵法精純，不勝拜服。」太師道：「一者是天子洪福，二者皆鍾、雁二人輔助成功，與老夫何涉！」二人談了些話，左賢王領眾官起身告退。太師道：「候見過聖上，統來奉謝。」左賢王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」太師領眾送出行營，一拱而別。正是：回軍得勝多榮耀，天子非常降旨迎。

次日天明，太師統大兵紮在城外，自己同雁翎、鍾佩、大小隨征文武官員入城面聖。一行執事在前，數□騎馬在後，好不威風。入得城來，到了午門，有司禮監引太師來到金鑾殿。山呼已畢，天子大喜，親自離御座，用手相攬，金墩賜坐。道：「老卿遠征，寡人時時掛念。」太師道：「仗萬歲洪福，所到皆服，但西邊之功皆雁翎父子及眾將之功，北邊之功皆鍾佩諸將之功，老臣不過是坐檯點將而已。諸將並番使俱在午門伺候，未敢擅入，求萬歲降旨。」天子大喜，即刻命司禮監引眾人見駕。太監領旨，不一時引眾人入朝。鍾佩、山玉、章江、定金、璧全、啞哩仙、耶律珠在左，都是紅袍玉帶，象簡當胸；雁翎父子並章清、馬如、董仁、金瓶、紅光、元豹、元彪、張炳、趙魁、路瑤、李儉、王老虎、熊飛龍、張三、趙太、哼都、青奇、胡用在右，都是金盔金甲。繡襖珠纓；陳玉、張成守關未到。兩邊文武，山呼拜倒金階。天子一看，文武雙全，心下大喜。道：「眾卿平身。」

雁翎、鍾佩、太師、文正各寫了一本，將六年之事細細開明，一齊當階呈上，道：「恕微臣萬死，求天恩電閱，以正賞罰。」天子道：「眾卿曲直，朕已知一二，俟近幾日待朕分割。」將本存下。太師又將金牌呈上，道：「此乃胡申召臣之寶，今繳與萬歲。」天子接來一看，大怒，即召管牌太監，當殿問道：「此牌從何出去？」又問胡用：「此牌從何得來？」二人不敢隱瞞，都一五一□訴了一遍，朝刁發身上一推。天子大怒，即命文翰林：「先押了欽犯，等見過番臣再審。」正是：從前做過事，不幸一齊來。

當下文正領旨，將一千人犯，著人押回私衙去了。天子傳旨眾臣，將番將進員的表文並金銀寶貝、和太師得勝所有的銀兩彩緞錢糧，都搬在金鑾寶殿。祭過天地，大宴群臣，天子親自陪宴，笙蕭迭奏，玉磬金鍾，好不富貴。正是：欲知真富貴，定是帝王家。

群臣宴罷，謝恩已畢。天子道：「眾卿勞苦，各人回家安歇一月聽封。番臣遠來，賜白璧三雙、黃金千斤，速回本國，無得再生兵亂。」又點官二名，去替回陳玉、張成受封。

眾人謝恩出朝，各人回署，好不風光。章江就在鍾府內住下，忙差人到杭州去接父母家眷去了。雁老夫人並鍾府家眷、親丁都赦出天牢，張賓親自送回各府。正是：自古小人多短見，送暖迎寒處處同。

不表眾功臣各各回家，重逢父母，再會親朋，□分歡樂。且言文翰林奉旨收押一千欽犯，先將張賓、張實、季德帶到家中，然後去拿刁發。帶領衙役來到太平莊上，通報了名姓。刁發也不出迎，大模大樣的吩咐家人傳命。文正走進內堂，只見刁發同包成下棋，見了文正，略起身道：「請了。」文正行過禮坐下。刁發道：「老文，你來做甚？」文正道：「只因雲太師上本，朝廷要拿盜金牌的欽犯，頭一名便是千歲的名字，發到卑職身上，是以造府來與千歲說聲，就請千歲到小衙門會對口供，好回旨。」刁發大怒，叱道：「雲老頭兒得功回朝，就來欺人！他看見我拿金牌的些須小事，也生大驚小怪的！又無證見又無賊，這件事煩你回去胡亂問問口供便了，改日再候你便了。」正是：不知身有罪，猶使勢和威。

話說文翰林聽得此言，心中大怒，道：「頭一名便是你，叫我問誰的口供！聖上旨意，誰敢兒戲？」刁國舅道：「我就來與不來，也沒有甚麼大事！既如此，你先去，我就來便了。」文正道：「這個不能，要屈駕同卑職走走。」刁發大怒道：「大膽的狗官，如此放肆！我偏不去，你怎樣我？」

包成在旁道：「千歲也不必怒，慢慢商議。天下有甚麼做不來的事。事過之後，那裡沒有事相與？文老爺也依我請回，等審問之時，叫個家屬來對詞就是了。這太平莊內，也是能進不能出的地方，何必要真怎的。」文正道：「上命差遣，沒計奈何，要屈千歲走走，只好改日請罪罷。」文正尚未曾說的了，不防刁虎在後聽見了，跳出來嚷道：「好不知人事的狗官，少要拿班做勢！難道又是要你女兒做親，求著你不成！」這一句話提起文翰林一腔舊恨，大怒，起身就走。刁發道：「看你怎樣！再來打你的狗腿！」

文正大怒，飛身上馬，要入城去面聖。一頭正走時，恰恰遇見雁公子同紅元豹、紅雲彪帶領幾個家將，從落賢莊雲太師家出來。見了文翰林來了，一齊下馬，連忙迎上，作揖道：「文老伯從那裡來，為何怒容滿面？」文正道：「再不要提起！」遂將拿刁發的活細說了一遍。雁公子等一齊大怒道：「這還了得！既不遵旨，又辱朝臣！待面聖回，他又有準備了，不如待姪等如此如此，同老伯去拿便了！」文正大喜。這一去有分教：龍潭虎穴生風浪，御苑皇宮辨是非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